

「貝雷絲大人，我能坐在您旁邊嗎？」

飛馬節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。

白雪紛揚飄落，一片雪花乘風飛進了食堂。

貝雷絲邊吃飯邊盯著它在地上化為水漬，聞聲緩緩抬頭，拉蒂絲拉瓦正端著餐盤微笑。

「請坐。」

「謝謝。」拉蒂絲拉瓦在貝雷絲左邊坐了下來。

她點的是主廚特餐，餐盤裡放著麵包小盤跟兩個大碗，一個碗裝著青菜沙拉，另一個碗裝著香氣四溢的雉雞肉親子燒。

那道料理本身有加辣，並不是很辣，她卻邊吃邊不斷吸氣，吃到一半忍不住灌起了冰水。

貝雷絲吃完最後一口飯，默默起身幫她要了一杯牛奶過來。

拉蒂絲拉瓦道謝接過，一口氣喝光整杯牛奶，辣到漲紅冒汗的臉色終於好了一點。

「讓您見笑了，我從小就不太能吃辣，沒想到這道菜會是辣的。」

拉蒂絲拉瓦拿出手帕擦臉，素有一「赤紅女武神」別名的她，脂粉未施，容貌豔麗，性格熱情，相當受人歡迎，跟氣質偏冷且同樣出眾的貝雷絲同坐一桌，十分引人矚目。

「其實，我是突然想到，應該跟您說一聲——謝謝您回到主公身邊。」

拉蒂絲拉瓦按著胸口低下頭，認真地朝貝雷絲敬了個禮。

「您不在的五年，主公一直在找您，甚至在中毒昏迷前，特地交代我，如果她沒醒來，我一定要替她在千年祭當天前往女神之塔……她認為您只要能自由行動，一定會赴約。」

「中毒昏迷？」

「主公曾在寢室遭遇暗殺，被淬毒的劍刺傷，養了整整一節，才有辦法起床走動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自那次以後，除了主公下令不許跟著的時候，我都寸步不離地保護著主公，直到您回來的那天，主公要我以將領身份帶兵出征，以戰事為重，解除了我近衛兵長的職務。」

「以後，我會保護艾黛爾賈特。」

「是，我聽說了，您比任何人都強大，艾黛爾賈特大人交給您，我非常安心。」

「嗯，以前謝謝妳了。」

貝雷絲垂眸望著殘留在餐盤上的紅色醬汁，突然問了一句。

「暗殺她的人，現在還活著嗎？」

拉蒂絲拉瓦背後一涼，不知為何全身毛骨悚然，冒出冷汗。

「那個人……當天就被斬首處刑了。」

「兩位在聊什麼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帶著笑意的聲音從身側傳來，拉蒂絲拉瓦連忙起身鞠了一躬。

「艾黛爾賈特大人！」

「嗯？是在聊我的事嗎？」

「是在聊妳。」貝雷絲應了一聲，伸手拍了拍右邊空位。

「現在有空嗎？我想跟妳討論一件事。」

「好的……」艾黛爾賈特乖乖坐下。「什麼事呢？」

「進攻王國前，妳是敵人最主要的目標，我想跟妳保持一致的作息……」

拉蒂絲拉瓦感覺兩人身邊散發出一股不該介入的氛圍。

她望著神色安逸的主公，笑了一下，悄悄端起餐盤離開了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。

貝雷絲望著庭園中的落雪，偶然想起數年前和拉蒂絲拉瓦的談話。

聽到走廊傳來腳步聲，她慣性搭上銀劍，回頭看向踏進政務室的兩位公卿。

即使艾黛爾賈特接見的是他們，貝雷絲在確認安全前也不會鬆懈。

「陛下，我想跟您報告一件事。」

教務卿貝爾娜提塔站在皇帝辦公桌前，憂心忡忡，扭捏不安。

陪她來的宮內卿修伯特抱胸站在一旁，一向鎮定自若的他，神情竟也略顯憔悴。

這兩人擺出的陣仗，宛若一對飽受嬰兒夜啼折磨的新手父母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見貝爾娜提塔遲遲不說，艾黛爾賈特放下羽毛筆。

「我看了初版預算報告……教務廳明年的預算，實在是太少了啊！」

戰後，各地漸漸復興，邊境防線完成部署，糧食增產計畫順利，皇帝決定加強人民教育。

帝國明年要在各地試辦學校，跟奉上大筆捐獻才可入學的教會學校不同，提供免費教育。

內務廳早前發送了明年度的初版預算案給各宮廳長官，貝爾娜提塔發現其中教務廳的預算只比去年多了一點，遠遠不足支應明年的建校專案。

主因便是建校專案本身費用預估過低，負責官員按照教會學校提供的標準計算，遺漏了教職員食宿費用等等支出，也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問題。

「按照真正的費用估算，會出現赤字、一大片赤字！」

貝爾娜提塔雙手抱頭，被壓力打回了原形。

「完全不夠用啊！錢——！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看著慌到快哭出來的貝爾娜提塔，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嚴重的事。

「貝爾娜提塔，妳太緊張了，初版預算就是為了調整而存在的。」

「嗚嗚嗚嗚嗚……！」

艾黛爾賈特不確定她能不能聽見，朝修伯特使了個眼色，他卻轉頭望著貝爾娜提塔沉默。

「修伯特，你不安撫她一下嗎？」

「安撫？」

「抱抱她，之類的。」

修伯特看了一眼守在艾黛爾賈特身旁的貝雷絲。

「在公開場合，臣沒辦法像您和艾斯納卿一樣……」

「哪樣？」

艾黛爾賈特單手拄著臉頰，唇邊挑起一笑。

「為了面子，你打算袖手旁觀，看著貝爾娜提塔繼續恐慌囉？」

她展現出符合大陸主宰者身份的傲慢。

如此理直氣壯，毫不在意自己通常是被抱住的那一個。

「……」

被主公這麼一激，修伯特做到了他以為絕對做不到的事。

等教務卿冷靜下來，派人實地考察並提出新的預算需求後，皇帝找來三位公卿開會。

政務廳的會議室內，艾黛爾賈特帶著他們逐項檢視預算內容。

「宮內廳的『皇帝生活費』，為什麼編列了這麼多預算？」

艾黛爾賈特指著單一項目提出疑問，早有準備的修伯特馬上回答。

「以往皇帝為了維持後宮，花費甚鉅……宮內廳這次提報預算，也沿用過去的標準。」

「後宮？」

艾黛爾賈特回想《起居注》的內容。

歷代皇帝上任，宮內廳都會派人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，編入《阿德刺斯忒亞起居注》中。傳承千年的歷史手記，時不時會被突發事件中止記載，目前最新只編寫到伊歐尼亞斯九世在位發生的「七貴族之變」前一天。

艾黛爾賈特沒打算在自己任內恢復記載，只稍稍回顧了一下先皇們的生活，莞爾一笑。

「我只有皇后，以後你提報預算，可以依據實際狀況調整嗎？」

「是，唯獨陛下的生活費這一項，臣沒有權利自行調整金額，除非經過您授權。」

「好，我授權你在我任內可以自由調整。」

「遵命，陛下，這次臣會扣除您去年度的實際花費總額，剩下的全部移到專案中。」

修伯特一點也不反對，他本來就在等皇帝提議。

將佔比最大的皇帝生活費挪走，宮內廳明年預算會減少一半，但相對增加的帝國價值可是遠遠超過這一半。

即使他目光短淺只看近利，這筆交換也是穩賺不賠——

這一刻起，貝爾娜提塔再也不用愁眉苦臉，連做夢都發出一「錢不夠用！」的慘叫了。

「就這麼決定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拍板定案，宣布散會，三位公卿齊齊起身向她鞠躬。

宮內卿與教務卿一起回家，邊走邊小聲交談，內務卿則在原地佇立不動。

「林哈爾特，你還有什麼要報告嗎？」

「唔……有。」

林哈爾特欲言又止，撓了撓頭。

「第二版預算報告，我後天會交給妳。」

「你慢慢匯整，不用趕工，週末前交給我就可以了。」

「不，我會先寫好……週末是莉絲緹亞生日，我在準備她的禮物，想跟妳請兩天假。」

「莉絲緹亞的生日嗎？好，我准了。」

「謝謝陛下。」

林哈爾特再度彎腰敬禮，笑著轉身離去。

門一關上，艾黛爾賈特立刻施放「進出禁制」，回頭望向桌旁幫忙收拾資料的貝雷絲。

貝雷絲全程都在場，但她沒有發表任何意見。

艾黛爾賈特壓抑心中莫名的焦慮，快步走到她身前。

「老師，妳又像個旁觀者一樣……我的生活費可是跟妳息息相關喔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貝雷絲望著艾黛爾賈特，伸手摸了摸她頭冠上的金色鷲角。

艾黛爾賈特很少在接見黑鷲同伴時換上正式裝扮，這次開會前特地這麼做，想必是為了讓

貝爾娜提塔明白皇帝對她的重視。

看似冷酷無情，實則內心熱情如火——

貝雷絲想起拉蒂絲拉瓦對艾黛爾賈特的評語，笑了笑，繼續說道。

「我也知道，妳剛才偷偷使用了咒術。」

「反正又關不住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哼了一聲，伸出雙臂摟住貝雷絲腰際，小心翼翼地將臉貼上她胸前。

「開會開得好累，我需要放鬆一下。」

其實不累，只是覺得跟貝雷絲分開太久了，想找藉口親熱。

她聽著悅耳的心跳聲閉上眼睛，任由貝雷絲為她拿下頭冠，解開髮髻。

沒了代表皇帝責任的重量和束縛，腦袋一下子變得非常輕盈。

「我的頭髮，是不是有點亂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貝雷絲溫柔撫摸著艾黛爾賈特的後腦勺，喜歡她柔順髮絲滑過掌心的觸感。

她低頭凝視仍然閉著眼的艾黛爾賈特，後者刻意擺出任她予取予求的溫順姿態。

「……現在，還沒有。」

「為什麼突然改口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佯裝不知，輕輕勾起唇角，立刻釣到了最愛她笑容的貝雷絲。

不光是弄亂頭髮。

貝雷絲若是興致來了，還會將她整個人攪得一塌糊塗。

對於貝雷絲的隨心所欲，艾黛爾賈特從來都是笑著承受……

一個字，也沒有抱怨過。